

中文版第十九期

RC

文化雜誌

澳門文化司署出版

首屆

澳門歷史文化國際研討會

論文特輯

Raguiad



澳門文化司署出版

關心澳門請訂閱《文化雜誌》

澳門就是一部文化史冊
它由兩個民族共同譜畫
詩人作家和學者們視通萬里
智慧與靈感令篇章妙彩生花
歷史默默在字裏行間閃亮
人文薈萃使精神熠熠昇華
一頁接一頁請讀者細心瀏覽
良師益友將為未來留下佳話



《文化雜誌》中文版第十九期（第二系列）

1994年第2季度

每份定價

澳門和中國大陸：60元澳門幣或港幣

香港：80元港幣

其它地區1600士姑度／10美元

印數：3000



文化雜誌



主編
官龍嫻
中文版編輯
黃曉峰
助理編輯
李淑儀
編輯部秘書
高蓮達
秘書助理
施利華
美術主任
馬偉達
排版、植字
東堡電腦排版公司
攝影
鄧顯熙 葉川
印刷
國安印務公司
分色
色擇分色有限公司

編輯部
澳門高地烏街27號二樓
電話：512280 / 5993110
圖文傳真：592002

澳門文化司署出版
澳門新口岸海景花園
新安大廈87-U
電話：700391

發行
澳門文化廣場有限公司
澳門荷蘭園大馬路32號G
電話：305613, 338561
圖文傳真：314471



目錄



編者前言

• 首屆澳門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特輯 •

首屆澳門歷史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序言

在異鄉葡萄牙的澳門史料

澳門史料

葡萄牙國家檔案館的中文史料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及其館藏中葡關係檔案內容簡介

香港檔案內有關澳門資料簡介

臺灣出版之有關澳門史料及皮藏之澳門檔案舉隅

偉大的法國澳門史學家雷吉斯·熱爾韋神父

澳門歷史概述

澳門開埠後葡中外交關係的最初十年

澳門16-17世紀歷史：正在進行之某些考證

17-18世紀澳門與暹羅關係往來

1842年澳門市政廳選舉和當地“長老”

澳門與日中劍刀貿易

澳門與歷史上的香料貿易

清末澳門豬仔館述評

清末幾種中葡澳門交涉史料評價

關於《澳門紀略》乾隆原刊本的幾個問題

澳門歷史文化的人文主義視野

澳門“殖民後的前夜”時期

澳門主權歸屬爭議的國際法分析

1553·1849：澳門歷史上兩個值得重視的年份

澳門歷史研究芻議

中國大陸之粵港澳關係研究概述

從澳門歷史文化的特點略談建立“澳門學”問題

• 文化 •

葡文版《王維詩選》序

• 動態 •

《文化雜誌》(第二系列)發行儀式

官龍耀 3

巴列度 4

辛耀華 6

歐卓志 12

鄧思平 21

戈斌 23

霍啟昌 26

李德超 30

文德泉 45

洗麗莎 61

阿爾維斯 70

弗洛雷斯 75

施莉蘿 80

阿馬羅 100

馬明達 112

紀宗安 116

徐藝圃 120

黃鴻釗 129

趙春晨 134

黃晚峰／劉月蓮 136

鄭妙冰 143

譚志強 147

劉羨冰 153

黃啟臣 156

鄧開頌 161

常紹溫 168

阿伯留 170

本刊記者 178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澳門文化
OFERTA
GIFT
贈品

封面說明

澳門及其所轄的色澤，吳衛鴻從澳門感覺的黃色板上收集而來的橘上和暗綠色的主調之中，融入蓬綠、暗灰及土褐色的畫筆色調，表現到每一塊土地、每一項水波。

在畫面之上，可見到至今尚未發表過的為澳門勾劃出的地圖，是阿來達宮圖書館的一份文件——1646年3月，“一個中國居住者阿札韋度給帝，葡澳四世國王陛下的忠告”的附件。小心的半島房屋錯次顯比，教堂和農舍確佈其間，還有那些租租畢畢出的兩兩兩發射的一門門大炮。

在粗線條中反映出17世紀前三份之一時段的澳門風貌，在色澤的防禦政策指導下，布加蓋加緊鋪砌工作，在海岸和山坡築起城牆，炮台，用來抵抗1601—1622年貪婪的荷蘭人。



本期封面 吳衛鴻設計

《文化雜誌》——第一九期

論文作者：

李麗嫻
李耀華
歐卓方
鄧智良
文 斌
李心經
文德榮
潘麗莎
廖維新
吳浩賢
施和輝
何海龍
區錦雄
紀宗安
徐樹鑑
吳國祥
趙香晨
黃曉雄、劉月華
鄭文忠
譚玉蓮
劉漢忠
黃敏潔
鄧國強
廖昭儀

本期《文化雜誌》對下列機構表示謝意：

澳門文化研究會
澳門文化廣場



是一份研究文化的雜誌，亦為切磋學問的自由論壇。其宗旨是推動東西方文化交流，探討澳門獨特的個性及葡萄牙在東方的歷史，進而加強葡中兩國之間的密切往來。

為此，本雜誌刊登任何有關上述主題的文章，祇求學術價值，不拘政治見解；作者文責自負，其觀點和理論並不代表本刊立場。

雜誌編輯部有權不發表與不退回無約投稿。



是一份季刊，用葡、中、英三種文字出版，各文版根據不同語言讀者的實際情況，在內容上略有增刪。有心的讀者將會注意到這種差別，並領會我們的意圖。在此，我們向各位讀者、學者和收藏家們推薦，訂閱全套（三種文版）的雜誌會更有參攷價值。

編者前言

官龍耀

編者前言

在《文化雜誌》從創刊起相繼出版的數期中，歷史一直是其中的重要部份。現在出版的這一期目錄完全為歷史資料所佔據。我們是刻意這樣安排的。這些史料在把一種傳統、一種將為集體所認同的作為依據的某種共識之基礎延續給澳門後代的過程中，特別是對於我們為達到這個不可爭議的目的而必須保護的歷史寶庫來說，具有極其特殊的意義。正如本期涉及的人物之一、當代澳門歷史學家霍啟昌（Kai Cheong Fok）教授所斷言的那樣：澳門穩定、和平與繁榮的未來取決於今後數代人對澳門地區成功模式的認識和理解。霍教授在其富有預見性的結論中談到，從葡萄牙人定居到中葡聯合聲明發表，在中國為澳門確定並容納的政治構架內產生的存在事實之複雜性一直是葡萄牙管理下的一代又一代人充當主角。

沒有過去就意味着沒有未來。在歷史上，對構成未來焦慮不安因而意志消沉或採取逃避主義都將付出代價。倘以回顧的眼光對待之，社會就會加速向前。

這僅僅揭示了一種熟悉而又可感知的事實，即一種對澳門歷史不容否定的事實。為此近幾年來作出了無數的努力嘗試和各種規劃。因而，將勾畫澳門歷史這項偉大的文化工程繼續下去是當代人刻不容緩與義不容辭的任務。具體有兩項計劃：一項是學術性的，需要花大氣力；另一項是普及性的，作為本澳學子學歷培訓的必修課程。從林格斯特（Ljungstedt）到蒙塔托（Montalto de Jesus），甚至羅德里格斯（Rodrigo Rodrigues）總督推崇的科隆邦（Eudore de Colombar）的拉丁文《聖經》，這些殘缺不全的史料所留下來的各項研究已不能充份地為我們提供過去的情況。無論從都市結構、社會體制，還是從地區與區域組織以及與之有關的普遍架構的角度看，都必須重新勾畫一部歷史，正如喬治·雷弗羅斯（Jorge Flores）所說的那樣，這是一部充滿疑問的歷史。

為了從其目前的缺陷、爭論與模糊點入手並在整體上描繪它，必須無可爭議地按L·F·巴列度（Luís Filipe Barreto）的建議，像國際項目那樣採用比較法和由葡中兩國雙語研究人員、歷史學者和檔案工作者組成的工作小組有步驟地去解決。祇有在這種架構中，在葡中人員共同努力和貢獻的參與下，科學地認識澳門才有可能成為現實。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塊像澳門這樣的彈丸之地具有如此多元化、如此複雜而獨特的歷史，因為在它的歷史中匯聚了東西兩半球最豐富多彩的元素。

除了已獻身於歷史研究的學者和昔時高深的研究項目外，使我們聊以自慰的是今天又出現了歷史的總範圍和其它範圍中造就出來的一代歷史學家，諸如：威廉·烏塞利斯（William Usellis）、孟京（Manguin）、羅德里·帕拉克（Roderich Prak）、布良·德素查（Bryan de Sousa）、黃啟臣、鄭開顏、霍啟昌、喬治·弗洛雷斯（Jorge Flores）和L·F·巴列度（Luís Filipe Barreto）。

在提醒讀者留意路易斯·菲利比·巴列度既概括而發人深省的序言和洗麗莎（Tereza Sena）綜合性分析的同時，《文化雜誌》願意並激勵我們義不容辭地為偉大的澳門歷史工程作出貢獻的葡中合作者共享本期的專題論文。



首屆澳門歷史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序言

L. F. 巴列度 *

1994年1月13日至15日在澳門舉行了首屆《澳門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新近成立的澳門文化研究會這一令人欣慰的積極舉措，促進了出於更好地瞭解過去與當今澳門社會和文化現實的願望相聚的葡中研究人員的接觸。

三天時間裡建立起一個思考、信息和葡中對話的空間，更主要的是為澳門的今天與未來以及葡中關係開展文化與學術合作提供了一席之地。澳門數百年來的經歷就是東西

方殊途同歸的歷史，就是作為和平互利共存之處的歷史。無論從地理角度還是從文明角度，澳門都是絕無僅有的。其獨特性是以四個世紀以來最大程度的差異之間存在的共同特點，即社會與文化之間的“差異”可以融匯於全人類的基礎。

這個彈丸之地的歷史與文化既具有世界性又具有地區性。就地區性現實而言，澳門位於珠江三角洲和亞太地區。就普遍意義而言，澳門是東西方之間第一個持續時間最長且不間斷

*Luis Filipe Barreto，歷史學博士，里斯本大學教授，發現時期及文藝復興時期史學家，現為澳門大學葡語學院院長。

的文化交匯點。

這種多元化與獨特的條件對於文化方法論和理性來說是一種挑戰。沒有其它任何一個如此狹小的地方具有如此豐富的多元性和國際性特點，沒有其它任何一個誕生於東西方交匯處的港口城市具有如此長久的自治經歷。

對澳門的客觀瞭解提出了富有創新精神的理論與實際問題。它要求質疑甚至摒棄很多社會科學傳統手段的阻力。真正認識澳門歷史與文化從一開始就必須採用比較和多元化的方法。澳門需要用雙語進行比較歷史學、人類學和地理學研究。祇有在葡中雙語的架構中才有可能科學地認識澳門。因此，需要一支對資料、地區及貿易、政治和文化組織方式進行比較的葡中學術研究隊伍。

葡萄牙和中國對這種共同現實的認識，要求對語言、文化與思想互相瞭解。首屆澳門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要說明的是，將要設立與開展的葡中研究有著廣闊的天地，比如歷史、地理、社會學、人類學、法學和語言領域。而其它許多領域也要求葡中學術研究和提高教育的隊伍。在這個被稱為“馬交”的小半島上相結合的四個世紀迥然不同的社會文化共同經歷就屬於這個廣闊的領域。

本屆研討會表明富有創造性的葡中學者願意共同策劃開展工作。目前正由政策與制度的決策人在高等學校規劃中創造條件，以便使這種可能性與願望得以實現。一般來說，歷史學家、檔案工作者與研究者已邁出了決定性的第一步，然而開闢葡中合作的道路不能僅靠學者們的善良願望。

為瞭解澳門的歷史文化，需要開發並行和相對自主但同時又密切相關和互相補充的四個研究領域。必須研究葡萄牙本土和散居於大西洋、印度洋及太平洋的葡人社會與文化歷史，同時也要研究華南特別是珠江三角洲的華人社會與文化史。另一方面，還需要研究從馬六甲—馬來西亞開始，特別與葡萄牙人建立對抗或合作關係的東方國家和地區的歷史。在強調

研究亞太地區東西方國際關係時不應忽視葡萄牙人和華人與印度的關係，以及與果阿、錫蘭、波斯灣國家和孟加拉競爭或合作的形式，研究從南中國海到日本，從馬六甲、暹羅、爪哇到菲律賓、中國與朝鮮、太平洋地區的航海史和國際經濟及政治關係，都非常重要。最後，研究澳門這塊彈丸之地的繁榮及其人口、經濟與社會文化的脈搏，其港口城市的結構和經歷幾個世紀的葡亞自治區域與社會。圍繞這塊彈丸之地展開四個領域的研究和進行必要的推斷與比較是一項需要合作與協調的工作。

澳門歷史與文化因為數百年來的現實本身如此要求而成為一項國際性的項目，一個祇有在葡中與東西方科學文化合作的架構中才可實現的研究項目。瞭解澳門的社會文化經歷同時又是個地方、區域、國東和國際歷史的問題，圍繞著大大小小海上貿易和文化空間以及兩者之間的歷史問題。

澳門的國際重要性直接展現在各種資料與檔案之中。有一些用葡萄牙文、中文、日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撰寫的資料分散在歐洲和亞洲。與澳門和馬來西亞的緊密聯繫也提供了馬來亞語、越南語和阿拉伯語資料的可能性。

要認識澳門歷史，各國的檔案、圖書及研究工作就必須聯手合作，這樣才能編製一部與澳門歷史有關的資料、手稿和出版物指南，對於葡中歷史檔案及圖書館學者來說，這是一個向其他東西方人士開放以及承前啟後的項目。

瞭解澳門歷史和文化首先是兩個民族：葡萄牙人和中國人的共同研究項目。但是，這遠遠不夠。因為這種巨大財富還涉及到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即東方和西方。澳門的經歷證明了不同的東西可以融合交匯。這座文明之爐所融合的歷史與文化對當今與東來的國際關係毋疑是一種貢獻。我相信為了知識的掌握和運用，葡萄牙、中國及其它東西方人士應該設立澳門歷史研究這個項目。

夏鑾譯

在異鄉葡萄牙的澳門史料

辛耀華*

序言

回首16世紀上半葉，葡萄牙人開始往來於中國南部海域、沿岸、港口和島嶼，自那時起至該世紀中期葡人在澳門定居時止，及從其定居後至今，已是世事滄桑。有的事情為人所知，而其它許多事情則無人知曉。

有多少我們今天不知道的事：

— 屯門（Tamão）的中國人給予若熱·阿爾瓦雷斯（Jorge Álvares）及其同伴們的接待是怎樣的呢？

— 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在北京崑宮漫長的逗留期間經歷了何種興衰？

— 哪一個是葡人在澳門定居的確切日期？

— 當這一彈丸之地剛剛開闢時，是怎樣建立政治和行政架構的？

所有這些由來已久的問題至今仍未有答案。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在澳門的歷史畫卷中一直存在著這一文件資料上的空白。¹¹

當歷史學者可得到在其他地方的大部分澳門史料時，這個諸多文明與文化的匯合點、彈丸之地的偉大歷史才能得到適當的編寫。為此，五年來，無論是在收集有關澳門歷史資料方面，還是將其複製成微縮膠片，我們一直作了很大努力。從現在起，我們可以說，一部份重要文件已以微縮膠片形式存放在澳門歷史檔案館的膠片庫內。

1. 檔案與社會

這些確實是對（澳門）社會生活至關重大的檔案嗎？值得對其如此重視嗎？為這些檔案花費如此多的錢財？

回答是肯定的。國家需引用檔案作為決策的根據，並記住對內外所承擔的義務。

如果這些資料未經分類整理，查找資料就如

大海撈針。如資料已被丟失或被任意毀壞，顯然，許多決策必然是不恰當的，因為已無根據。

反之，如果這些資料被適當地收入中央檔案館，並得到正確的保存、分類和編目，查找資料就會輕而易舉了。從而在效果上將有助於人們進行正確決策。

當一個民族在其生存的困難時刻回首引以為豪的往事時，正是在這些檔案裡可找到披荊斬棘的力量。

國家所進行的一系列努力，在於發展經濟和社會，以加強可創造財富來改善人民生活條件的物質和社會的基礎。為此，在檔案中可找到有關農業、工業、商業運作情況的資料，也可瞭解到有關過去所採取的措施和所使用方法的清楚，從而得以評估那些措施成敗的原因。

檔案還是有關權利、特權和義務的證明材料的來源。重要的是，公民得到出生、結婚、離異、國籍、軍職或文職的證明來向國家或個人取得對一項福利或賠償的權利。

而同樣重要的是，國家以同類證明來強制公民和團體履行義務。

檔案作為公共權力總體行為的見證對於社會活動各方面的歷史調查大有裨益，這是因為從根本上說，檔案是國家和組織機構的集體回憶錄。

因此，檔案是治國理財的有效工具，因其可使人們瞭解行政機關開展活動的歷史及其成敗，並可於現在糾正過去可能犯下的錯誤。

1976年4月，聯合國大會國際權利委員會宣佈說，可以設想一個國家沒有軍隊，但決不能沒有檔案、沒有貨幣和財政。

倘若有熱衷於檔案的民族的話，這就是葡萄牙人。他們是最為壯觀的人類歷史進程發生和發展的見證人，並且實際上是這一進程唯一的發言人。通過葡萄牙人，人們瞭解到了地球的盡頭，及其作為一顆行星所形成的世界，並證實了人類的統一性。¹²

* Iqbal Santos，海外政治社會科學高等學院政治及社會科學專業畢業，曾為多間歷史檔案館、海外歷史檔案館及澳門歷史檔案館館長，海洋科學院會員，現任澳門文化司副司長。

2. 澳門史料

2.1 在葡萄牙

2.1.1 在里斯本

2.1.1.1 國家檔案館／東坡塔 (Torre do Tombo)

可以肯定，國家檔案館／東坡塔 (Torre do Tombo)，自14世紀起就是全國的總檔案館。由於其資料豐富，是一個可與歐洲幾個主要檔案館相媲美的檔案館。

14世紀下半葉以前，無論是在和平時期還是在戰爭環境下，王室檔案館總是隨君主而遷移。然而，正是由於這些原因，特別是後一個原因，大量資料丟失了。只是在1352—1378年間，檔案才得以固定，並收藏在其所在地里斯本城堡的梅納仁塔 (Torre de Menagem do Castelo de Lisboa) 內。由於塔內保存著王室財產登記冊或檔案 (東坡塔檔案)，便改稱為「東坡塔 (Torre do Tombo)」，此名沿用至今。

王室檔案館主要用於保存與皇室財政有關的法律文件，為此，挑選了一批曾行使財務稅收職能的官員，例如司庫，擔任總管。

然而，從若奧一世 (D. João I) 時起，總管開始正常兼任史官，這是因為國王們開始意識到文件資料的歷史價值。於是，史官費爾南·洛佩斯 (Fernão Lopes) (1418)、戈麥斯·埃內斯·德阿祖拉拉 (Gomes Eanes de Azurara) (1454)、魯伊·德皮納 (Rui de Pina) (1497)、瓦斯科·費爾南德斯·德盧塞納 (Vasco Fernandes de Lucena) (1499)、達米奧·德戈伊斯 (Damião de Góis) (16世紀初) 便以總管身份出現在我們面前。

無可非議，該館的資料是澳門歷史和葡萄牙在世界這一地區的歷史最重要的資料來源之一。

我們須順帶指出，國家檔案館／東坡塔內對研究地球這一地區的歷史十分重要的基本藏書和成套資料有：

若奧三世 (D. João III)、菲利佩三世 (D. Filipe III)、若奧四世 (D. João IV)、若奧五世 (D. João V) 的詔令集、季風誌、敕書、檔案櫃、雜記、竹簡 (載有全部用中文寫的文

件)，送發的信件、通知、命令等。

這些有關澳門歷史的資料均經過鑑別，並列出了清單和目錄，只差將其製成微縮膠片。希望今年內落實此項工作。

主要是16、17世紀和一些18世紀的資料。為王室信件、一般信件、國王特許狀、公函、報告等，不僅與澳門有關，還與中國、日本、印度、馬六甲等有關。約兩千份資料。

2.1.1.2 海外歷史檔案館

該館建於1931年，原名為殖民歷史檔案館，以保護一批豐富而珍貴的資料免遭高度損壞為宗旨，這些資料對於研究葡萄牙殖民史是重要的，但當時卻處於不完善的收藏條件中。

該館擁有從1603—1974年有關澳門的資料，這批資料分兩部份：第一部份為1630年至1833年的資料，達到近十萬份的可觀數目。除零散資料外，還有手抄書、登記冊、地圖和畫像資料。

所有這些文件資料在澳門都有適當的目錄，並有微縮膠片供研究人員使用。第二部份有1834年至殖民時期末的各種類型的文件資料：國王特許狀、國王信札、委任書、申請書、公文、財會資料、證明、建議書、報告、統計圖、指示、申述、法令、訓令、告示、命令、通知、新聞、回憶錄、意見書、諮詢信、聘書等等。這些資料已列出清單和目錄並正在製作成微縮膠片。

2.1.1.3 里斯本國家圖書館

一般情況下，該館的檔案來自過去存放在此的一些公共行政管理的陳舊檔案。

在該館的七大套資料中，有關於澳門的大量文件。在此僅簡單提一下，該館有近81本手抄書和20箱有關澳門的資料，均已經過適當鑑別，但還未製成微縮膠片。

2.1.1.4 阿儒達圖書館

該館代替了毀於1755年大地震的里貝拉宮 (Paço da Ribeira) 王室圖書館。

該館除有印製文件外，其大量藏品中還有極具價值的成套手稿。此外，再加上來自許多文書館和公共部門的文件，國王和王后的私人信件、

外交往來信件、立法文件等。

在該館有關澳門最重要的成套資料主要有：《亞洲的耶穌教士》—自1541年起的文件集；《印度委員會》—17世紀；《財務委員會》—17世紀；國王信札16至18世紀。還擁有一套17和18世紀的珍貴地圖。

應該特別提到《亞洲的耶穌教士》—文集。這幾乎是從前存放在澳門聖保祿學院耶穌會檔案館中相當大的一部份，其原稿現在馬德里王室歷史研究院圖書館、國家檔案館和國家圖書館內。

該檔案館過去屬包括日本島、交趾支那、暹羅、望加錫和中國在內的省份。該館的複製件先由若澤·蒙塔納神甫（Padre José Montana）、後由其合作者若奧·阿爾瓦雷斯兄弟（Irmão João Álvares）製作，組成了今日阿爾達圖書館的《亞洲的耶穌教士》文集。

有62冊手鈔本，書中有最珍貴的資料，均為從事16—17世紀遠東歷史研究的人們所熟悉。

除《亞洲的耶穌教士》文集的手鈔書外，在該圖書館還存有大量零散文件，如信件、公函、指示、報告、法令、財會資料、記錄、回憶錄、聲明書等，這些對於研究世界這一地區的歷史是最為重要的。

“Symmicta Lusitana” 或 “Rerum Lusitanarum” 是一套重要文集，來自羅馬的文件複製件，18世紀時由曼努埃爾·佩雷拉·德桑巴約（Manuel Pereira de Sampaio）大使派人複製。

2.1.1.5 里斯本科學院圖書館

由於受多明戈斯·萬德里（Domingos Vandelli）和巴爾巴塞納（Barbacena）子爵影響的拉福埃斯（Lafões）第二公爵和科雷亞·達塞拉（Correia da Serra）神甫的努力，王室科學院即現里斯本科學院，於1779年得到了國王批准。

存於該科研機構圖書館內的大批手稿組成爾套文集：第一套是由耶穌聖母修道院圖書館的原始手稿所組成，曾屬聖方濟各第三級懺悔堂（Terceira Ordem da Penitência do Nosso Padre S. Francisco）的教士們。

包括了16—19世紀的複製件和原件；有往來信函、禱告詞、文學作品和神學著作、關於歷史和家譜的論文和雜誌、有關海外傳教的資料等，以《紅色系列》而聞名。

在這套《系列》中主要有以下文件：

—《澳門總督安東尼奧·德阿爾布克爾克·科埃略（António de Albuquerque Coelho）從果阿到該市的旅程》，若奧·塔瓦雷斯·德瓦萊斯·格雷羅（João Tavares de Vellas Guerreiro）著。手稿號碼 625.1826。

—《里斯本天主教馬塞利諾·若澤修道士（D. Frei Marcelino José）從里斯本到澳門的旅行》。手稿號676.1826。

—《澳門特權概述》。手稿號557.1826。

—《十五年——十五年的作用。澳門主教，亞力山大·達席爾瓦·佩德羅扎修道士（D. Frei Alexandre da Silva Pedroza）》。手稿號362.1826。

—《澳門主教亞力山大·達席爾瓦·佩德羅扎修道士關於贈品、獎品和捐款的信函》。手稿868.1826。

—《澳門主教曼努埃爾·達席爾瓦·佩德羅扎修道士（D. Frei Manuel da Silva Pedroza），於1776年，就有關澳門消息致地方官費利西亞諾·拉莫斯（Feliciano Ramos）的信函》。手稿280.1826。

—《從里斯本到澳門的遊記》，1791年。手稿編號676.1825。

另一套為藍色《系列》，包括自1779年，科學院創辦之時起所獲得或由人贈送的18—19世紀的手稿。有以下幾種資料：回憶錄、演說詞、意見書、外交談判的往來信件、遊記、財物隨記、有關貿易、買賣奴隸和農業方面事務的函件，等等。主要資料為：

—《在中國澳門的羅馬天主教》。手稿1506。

—《關於澳門港口和葡萄牙屬土的回憶錄》。

—《耶穌教士們於1544年至1569年所寫的信函》。以《來自日本的信函》一名而廣為人知。有二本手鈔書。

—《中國官話的規則》，若澤·蒙特羅（José Monteiro）著。

—《中草藥及其特性和效用》，摘自由耶穌會神甫安東尼奧·德巴羅斯於1756年在交趾支那任Guay Ngai傳教士時翻譯的《醫學》（YHAOC）一書。

2.1.1.6 里斯本地理協會圖書館

這是一個文化及科研性的協會，成立於1875年11月10日，以促進和資助對葡萄牙尤其是海外屬土的地理學等類學科的研究為宗旨。盧西亞諾·科爾德羅（Luciano Cordeiro）為該協會創始人。

該協會圖書館擁有近六千信札、地圖及平面圖和對研究澳門及葡萄牙在地球的這一地區的存在有益的幾萬本書籍、像冊和手稿。僅關於澳門和這一地區的地圖、像冊等就清點出近兩千種。除本身原有的資料外，該圖書館還存有一些及時趕製的澳門市政廳檔案室的文件的複製件。因為，由於發生了與1965年文化大革命有關的事件，該檔案室的一部份重要文件已被毀。

諸如：

— 摘自1767—1792年《市政廳概覽》的資料。2號藏書第5條。

— 摘自1791—1817年市政廳的《個人信札登記冊》的資料。2號藏書第5條。

— 1888年由澳門區法院法官若奧·若澤·達席爾瓦（João José da Silva）派人摘錄的《澳門章程》一書的複印本。1—C—130號藏書。

— 《若澤·奧古斯特·阿爾維斯·羅薩達斯（Jose Augusto Alves Roçadas）任澳督時，於1908年9月2日至若奧·費利西亞諾·馬克斯·佩雷拉（João Feliciano Marques Pereira）的信函》。1號藏書第8件。

— 《1886年澳門區法院法官若奧·若澤·達席爾瓦派人摘錄的手稿集的複印本》。手稿310號。藏書第1—C—145號。

— 《上川（San Chuan），遠東的聖地》。譯於1912年3月。手稿46號。藏書第1—C—122號。

2.1.1.7 外交部歷史檔案館

這是一個對於研究葡萄牙同各國，顯然也包括同世界這一地區國家之間的外交、政治和經濟關係史十分重要的檔案館。

其資料分為以下四套：

- 按事項分類的文件卷宗；
- 包括公文和葡駐外交官、領事官員和其他人員的來信在內的往來函件；
- 國務秘書處派發的文件登記冊；

— 按來信、公函和批示歸類的零散函件。除這4套資料外，還應加上由公使館檔案組成的核心資料。

在1668年至1834年的遙遠年代的卷宗里有對澳門極為重要的資料。

關於印製資料方面，有四本十分重要的書：

— 《關於澳門問題的備忘錄》，文件。殖民部版權所有，由國家官印局1921年出版；

— 《對外事務：部長兼外交國務秘書在1888年立法會議上向議會遞交的文件》。見同中國的談判，第2卷。里斯本國家官印局1888年出版（白皮書）。

— 《部長兼海外事務國務秘書在1874年立法會議上向議會提交的關於取消在澳門聘用的中國人移民的報告和文件》，若澤·馬里亞·埃薩·德克羅斯（José Maria Eça de Queiroz）著，里斯本，1874年。

— 《中華帝國與外國列強之間的條約》。1901年，由出版商在上海發行第三增訂版。1901年，發表於《華北先驅報社》（“North China Herald Office”）。

2.1.1.8 埃武圖公共圖書館和區檔案館

為防止分散於全國各地、並由許多機構掌握的文件全部丟失，1931年7月17日頒佈了第19.952號命令，規定在大陸和島嶼的每一個行政區首府建立區檔案館，已有檔案館的除外，以收集、設置上述重要檔案資料，清點造冊並方便研究人員查找。

這樣，每一個檔案館都有可能攙雜了教區文書館、公證處、教堂、院校、紅衣司鐸團的文件，有關犯罪、民事、孤兒、死亡的卷宗，以及一些已關閉的修道院的文件資料等。

在一些情況下，區檔案館隸屬於公共圖書館，如埃武臘、布臘加（Braga）、布拉干薩（Bragança）、維拉·雷阿（Vila Real）、安格臘（Angra）和龐塔·德爾加達（Ponta Delgada）的區檔案館。

在埃武臘公共圖書館和區檔案館內，存有大量關於澳門的珍貴文件，可歸納為以下類別：

澳門城的歷史

- 概述；
- 砲臺與砲兵；

- 人口；
 - 旅行與貿易
 - 同中國的關係。
- 澳門和中國的基督教史：
- 澳門主教區；
 - 耶穌會的聖母學院；
 - 基督教懷懷中的中國神話與習俗；
 - 在中國傳教。

與澳門和中國有關的人物^[1]

均為十六至十九世紀的資料。

2.1.1.9 科英布拉大學的歷史檔案館

該館存有以《澳門耶穌教士的信函》而聞名的一整套資料，對於研究該教會在澳門的宗教、政治和社會領域的所作所為十分重要。

2.1.1.10 科英布拉大學總圖書館

除了關於派駐中國的大使亞力山大·梅特洛·德索薩·梅內澤斯(Alexandre Metello de Souza Menezes)的三份文件外，該館還有以下手鈔本：

- 459—9號：《國務委員會關於中國的起因、澳門城的駐軍等的意見書》— 1635。（見葡萄牙海外膠片庫簡報第47期第163頁）
- 148號：《從好望角起至中國澳門港止的東印度地區的城鎮、港口及名勝之地概要》（無日期）（見葡萄牙海外膠片庫簡報第47期第162頁）；
- 1650號：《教堂主持和聖·阿艾斯蒂紐修道院(Conventos da Ordem de Santo Agostinho)、包括澳門修道院院長們的報告》（1572—1835年間）（見葡萄牙海外膠片庫簡報，第164頁）。

2.1.1.11 科英布拉大學文學院圖書館

該館有關於若奧五世(D. João V)向北京皇帝派遣大使亞力山大·梅特洛·德索薩·梅內澤斯的極有價值的情況資料。

在瑪麗亞·熱奧吉納·特里戈·費雷拉女博士(Dra. Maria Georgina Trigo Ferreira)《已故》的碩士論文中可找到研究該大使的資料來源，其論文的題目為《若奧五世時期派往中國的大使——

葡萄牙外交史的補充》。

除所提及的那份組成厚厚一卷的論文外，還須提及另兩大厚卷資料，包括了存於阿爾達圖書館、里斯本國家圖書館、科英布拉大學總圖書館、國家檔案館/東坡塔、海外歷史檔案館、埃武藏公共圖書館和區檔案館、澳門歷史檔案館和果阿歷史檔案館有關該大使的全部資料。

2.1.1.12 米尼奧大學歷史檔案館

該館也有一冊手鈔本，全書均為關於派駐中國的大使亞力山大·梅特洛·德索薩·梅內澤斯的資料，標題為《十八世紀派駐中國的葡萄牙大使》。

2.1.1.13 龐特·德利馬慈善院檔案館

傑出的澳門史歷史學家查爾斯·博克瑟(Charles Boxer)告訴我們，在該檔案館有一本非常重要的手鈔本，內有澳門富商安東尼奧·科雷亞(António Correia)於17世紀，在一艘英國商船上寫的遺囑。

2.1.1.14 累里亞公共圖書館和區檔案館

我們即將泛泛提及的資料是費爾南多·拉臘·雷伊斯(Fernando Lara Reis)的遺墨，是對研究葡萄牙人在東方特別是在澳門的存在極為重要的一整套資料。

這批資料涉及的時期包括1915—1949年由遊記、回憶錄、信件、剪報、照片、圖書等組成。

這套資料主要有兩部份：一部份是《遊記》，共有26冊（1915—1949），另一部分為《各種資料》，由兩本回憶錄（1920—1934）及四本中文書構成。

該資料極有助於研究那個時代的澳門社會生活。

結論

本文的目的是為了讓研究澳門史和研究葡萄牙在世界這一地區的存在的研究者們瞭解葡國存有的史料，以便其調查、思考和理解，既然我們以前已談及過此地存有的史料。

本文是一篇未曾發表過的論文，我們的打算是要竭盡全力去收集澳門以外地區的檔案館和圖書館裡有關澳門歷史的重要資料。

最初設想的方式的確是雄心勃勃的，即把在葡萄牙和國外保存的有關澳門的資料列出目錄，並將其以微縮膠片形式帶來此地。這項工作一開始，我們就遇到了可喜的現實，即現有資料的數量遠遠超出了此類工作的範圍。

於是，我們不得不限制工作的規模，並僅限於涉及葡萄牙的檔案館和圖書館。儘管如此，也只是泛泛而已。

因為，我們認為，這種工作對於認真研究一個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實際狀況是必不可缺的。所以，我們決不停滯不前，而在適當之時推動此項工作，不僅在葡萄牙，也在葡國以外的地方開展廣泛而深入的工作。

我們希望今年內完成此事。願上帝保佑我們。

(1994年1月於澳門)

【參考書目】

- 施克遜 (Boxer), C.R. 和布拉加 (Braga), J.M. — 《有關澳門參考書目的部份註解》，見1939年《澳門教會簡報》第14、15、16、17期第189—215頁。
- 希德·伊薩貝爾 (CID, Isabel) — 《存於埃武藏公共圖書館和區檔案館內有關澳門和中國的文件集》，見《澳門文化雜誌》1990年第十期第31—42頁。
- 費雷拉·瑪麗亞·熱奧古納·特里戈 (Ferreira, Maria Georgina Trigo) — 《若奧五世時期派往中國的大使——葡萄牙外交史的補充》，1948年發表於科英布拉 (複製品)。
- 卜新賢 (Pu Hsin Hsien) — 《根據東坡塔國家檔案館的中文資料概述18世紀的澳門國際貿易》，摘自《國際發現史大會紀要》第5卷，里斯本，1961年。
- 拉烏·維吉尼亞 (Rau, Virginia) — 《葡萄牙里斯本的檔案館》。
- 雷戈·安東尼奧·達席爾瓦 (Rego, António da Silva) — 《亞洲的耶穌教士——清單與目錄》，阿儒達圖書館，里斯本，1980年，152頁。
- 桑托斯·伊薩貝爾 (Santos, Isabel) — 《海外歷史檔案館——葡萄牙和諸國現代史的重要來源》，見《關於葡萄牙現代史料的檔案和史書的座談會》，由國家官印局 (Casa da Moeda) 於1988年在里斯本出版。

—《澳門歷史檔案館——遠東歷史的重要來源》，見《拉丁之路》澳門增刊，1991年5月版，第84—86頁。

—《海外歷史檔案館——葡萄牙及東方諸國歷史的重要來源》，見1988年澳門出版的《文化雜誌》特刊。

—《檔案館助理技術員學習班——檔案學要點》，澳門 (複製品)。

舒特，約瑟夫·弗朗茨 (Schütte, Josef Franz, S. J.) —《1761年日本檔案從澳門到馬尼拉的變遷》，見《Brotéria》72(1)，里斯本，1961年1月。

“澳門歷史檔案館——膠片資料庫” (複製品)。

《阿儒達圖書館——葡萄牙存在於東方及遠東的歷史研究的重要資料》 (複製品)。

《葡萄牙海外膠片資料庫簡報》第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2、23、24、25、26、27、28、29、30、31、32、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期。

《澳門資料——里斯本國家圖書館藏書部》見“加西亞·德奧爾塔 (Garcia de Orta)”，第5卷 (第3期)；569—589，里斯本，1957年。

《澳門的文件及圖像資料與葡萄牙在遠東的存在——費爾南多·拉臘·當伊斯的運作清單》，里斯本，1986年 (複製品)。

《澳門的文件及圖像資料與葡萄牙在遠東的存在》，存於阿儒達圖書館，由萊昂諾爾女王學院 (Instituto Rainha Dona Leonor) 收集，1986年 (複製品)。

葡萄牙與巴西大百科全書。里斯本等；百科全書出版社，(193—) — 1960年，40卷中見詞條“里斯本地理協會”和“里斯本科學院”。

縮寫及略語: Bol. Fil. Ultr. Port — 葡萄牙海外膠片資料庫簡報; ms — 手稿; irs — 藏書。

【註】

(1) 辛羅華 (Santos, Isal): 《澳門歷史檔案館——遠東歷史的重要來源》，見《拉丁之路》(Via Latina) 澳門增刊，1991年5月版，第84—86頁。

(2) 辛羅華: 《澳門歷史檔案館——遠東歷史的重要來源》，見《拉丁之路》澳門增刊，1991年5月版，第28頁。

(3) 希德·伊薩貝爾 (CID, Isabel) — 《存於埃武藏公共圖書館和區檔案館內有關澳門和中國的文件集》，見《文化雜誌》(指南文版) 1990年第10期第31—42頁。

祁 澄譯



澳門史料

歐卓志 *

一、前言

在澳門文化研究會的計劃推動下，一個有關澳門歷史的研討會在今天，1994年1月13日，在這裡召開了。一切對與葡國歷史有密切關聯的澳門地區的過去感興趣的人們，都非常歡迎這個計劃，以及許多同類型的活動。這個事實也反應出，近幾年來，不僅在專家中，同樣在市民大眾之中，對歷史的興趣愈來愈大。1987年11月份，在澳門文化學會和澳門海洋研究中心的等共同策劃下，在南灣的澳督府禮堂召開了題為“15及16世紀航海科學和航海技術”研討會。它屬於葡萄牙海洋航行五百週年慶祝活動的一部份，這是一件以葡萄牙航海家迪亞士指揮的艦隊從大西洋至印度洋的遠航為重要標誌，從而打開了東方之路的歷史事件。在同一個世紀內，從不同的方向，從東方到西方，以航海家鄭和為標誌的遠航，也書寫了中國航海的史詩。我相信，葡國和中國的研究者可能是第一次以有組織的形式相聚在澳門，並討論這些海洋史詩的重要風貌及其歷史和人民。令人高興的是，機會接踵而來了。1990年6月，我參加了澳門大學葡語系舉辦的“澳門歷史的會合”研討會，並提出了一篇類似的論文。1991年10月，第



六屆印度—葡萄牙歷史國際研討會在澳門召開。眾多不同國籍的學者們亦發表了重要論文。沒過多久，去年11月，澳門文化司署舉辦了“澳門與亞洲族群參雜性國際專題研討會”，雖然該研討會與人類學、人種學及社會學等學科有更多的聯繫，但仍然引起歷史學者的興趣，因此歷史的成份無時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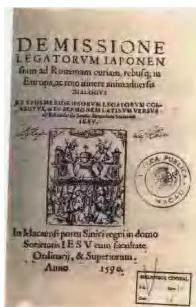
我的論文涉及“澳門史料”的主題。因此我將對一些失傳或現存的文件之狀況做一些評論和簡短提示。其後，我會指出在中央圖書館和歷史檔案館中那些主要的第二手和第三手資料，以及它們如可被保存，技術處理和進行宣傳利用。

二、澳門及其史料

雖然澳門有一個多世紀的歷史，但其第一手和第二手史料相對來說，卻都是貧乏的。澳門是歐洲的傳教士、大使、商人和旅行家所尋求的落腳點，是遠東歐洲最重要的商業中心之一，並擁有大量的教堂、修道院、學校和遠東歐洲式的第一間大學。儘管澳門有如此豐富的和無可比擬的過去，但我們不得不承認，澳門地區的史料，特別是其早期的，即是18世紀之前的，是不足夠的。澳門歷史檔案館根據27/79/M號法令，在1979

* Jorge de Abreu Antimar, 歷史系系長、文獻學專家、澳門中央圖書館館長。

年9月28日成立。抗后 假推白起轉站，保之和平





教士的訪問者第一次在澳門登陸，目的是去廣闊的中國及日本傳播福音。不久，1579年7月，他們到達了日本。1578年12月1日，他從澳門寫給埃勿臘的主教勃拉甘薩（Bragança）說，“我要求帶一部印刷機帶去日本，在那印刷一些有選擇的適合日本情況的潔本書籍。”

1588年夏天，瓦里格南努神父來到澳門，帶來了打算運去日本的重要印刷機。他这才知道，在前一年，日本的豐臣秀吉將軍已下令驅逐傳教士及禁止基督教崇拜，因此，在1588至1590年間，那部打算運去日本的印刷機就留在澳門，印出了今天來看是頗為珍貴的書籍。得益於這部印刷機和源源不斷運抵的圖書，聖保祿學院圖書館同果阿一樣，成為遠東儲存歐洲圖書最豐富的圖書館之一。在澳門印刷的圖書雖然不一定與澳門的史料有關，卻是該圖書館中從圖書角度來看十分重要的部份，並且也在澳門印刷史上佔有重要的位置。然而這些書籍現在本澳已不復存在了。這也是說明本土文獻如何隨漫長歲月而消失的更多一個實例。有關這些，下面我要對其中最早的一些圖書資料做一簡介。

1. 若奧·邦尼法修（João Bonifácio）：《基督教學堂的教育》，澳門，耶穌會，1588年。薩拉曼加（Salamanca）（1575），哥多巴（Córdoba）（1578）和布爾古斯（Burgos）（1588）等處的版本都早於澳門。澳門正好也是在1588年印刷。

該書有252頁，在瓦里格南努神父的指導下再版，現今僅在里斯本亞未達（Ajuda）宮圖書館有唯一的存本^[1]。

2. 《日本使節在羅馬法院的使命及歐洲見聞》。此書始於1589年印刷，1590年完成。今天，該版本僅有12本存世。由瓦里格南努神父根據達羅斯（Dálmios）的四位教皇使節和隨員為他而作的報告和敘述而寫成，山德（Sande）神父在拉丁文方面做了潤飾，正如約瑟夫（Joseph）神父所說。山德神父在前言中並說這部著作將要譯成日文，這多半是真的。因達尼爾（Daniele）神父肯定，此書的日文版在日本分發了1000本。^[2]

1862年，在里斯本的《彼多列斯古（Pitoresco）檔案》之第六卷中，出版了其摘要。1935年，在日本重印。1961年，澳門重版。潘日明神父和若瑟·布拉格做了序言和註釋。另外，

